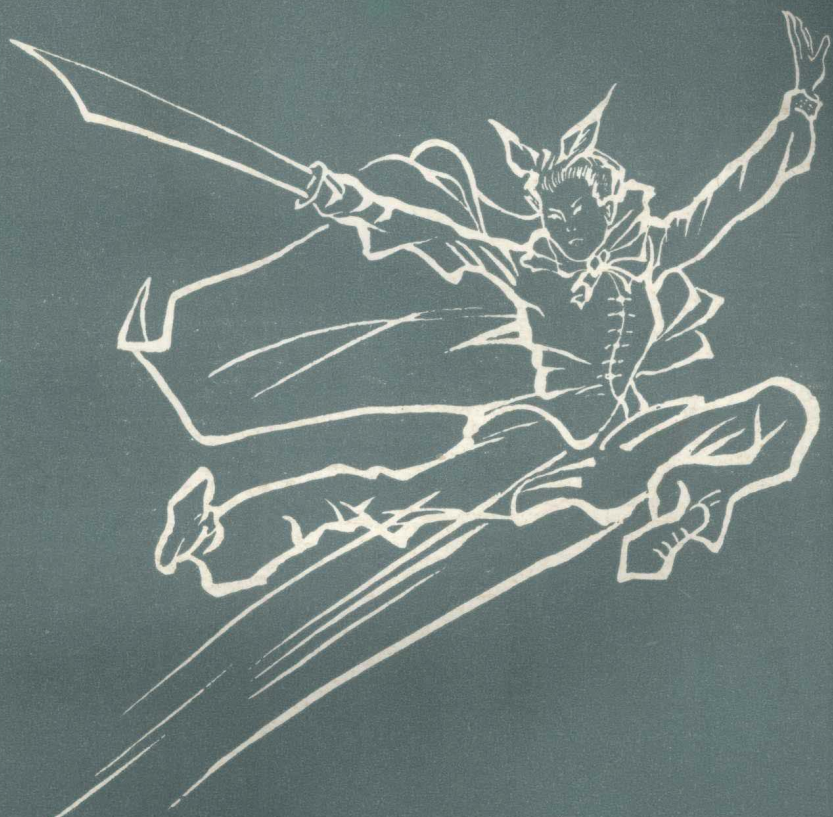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飛狐外傳 (中)

—— 附雪山飛狐

金 庸 著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中)

金庸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飞狐外传（附续集雪山飞狐）

（中）

金 庸 著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中国东南图书公司发行

（杭州市武林路125号）

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25 字数：208,000 插页2

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902 印数：0001—300000 定价：1.61元

第十章 七心海棠

程灵素吹灭了蜡烛，放入怀中，一声不响。胡斐道：“灵姑娘，你这慕容师兄怎么了？”程灵素“嘿”的一声，并不回答。过了半晌，胡斐又问了一句，程灵素又是“哼”的一下。胡斐低声道：“怎么？你心里不痛快么？”程灵素幽幽的道：“我说的话，你没有一句放在心上？”

胡斐一怔，这才想起，她和自己约法三章，自己可一条也没遵守：“她要我不跟旁人说话，我不但说话，还自报姓名。她要我不许动武，我却连打两人。她叫我不得离开她身子三步，咳，我离开她十步也不止了……”越想越是歉然，道：“真对不起，只因为我见这三人很是凶狠，只怕伤到了你，心中着急，所以什么都忘了。”

程灵素“嗤”的一笑，语音突转柔和，道：“那你全是为了我啦！自己忘得干干净净，却把错处都推在旁人身上，好不害臊，胡大哥，你为什么还要自报姓名，这对夫妻最会记恨，一找上了你，阴魂不散，难缠得紧。他们明打不过你，暗中下起毒来，千方百计，神出鬼没，你这可是防不胜防。”

胡斐只听得心中发毛，心想她的话倒非夸大甚辞，但事已如此，怕也枉然。程灵素又问：“你干么把姓名说给他夫妇知道？”胡斐轻轻一笑，并不回答。程灵素道：“你打了他们二人，只怕他们找上我，是不是？你要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。胡大哥，你为什么一直待我这么好？”最后这两句

话说得甚是温柔，胡斐在黑暗中虽瞧不见她的面容，但想来也必是神色柔和，当下也很诚恳的道：“你一直照顾我，使我避却危难。将心比心，我自然当你是好朋友啦。”

程灵素很是高兴，笑道：“你真的把我当作好朋友么？那么我先救你一命再说。”胡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得点个火，那灯笼呢？”俯身去摸薛鹊丢下的那只灯笼，但黑暗之中一时摸不到，不知她是丢在那一处草丛之中。胡斐道：“你怀里不是还有半截蜡烛么？”程灵素笑道：“你要小命儿不要？这是用七心海棠做的蜡烛啊……”嗯，嗯，在这儿了。”她在草丛摸到了灯笼，晃火摺点燃了，黑黝黝的森林之中，顿时生起一团淡黄的光亮，将两人罩在灯笼光下。

胡斐听到姜铁山夫妇和慕容景岳接连几次说起“七心海棠”四字，似乎那是一件极厉害的毒物，灯笼光下见慕容景岳俯伏在地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已然僵毙，心下顿时省悟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若非我鲁莽出手，那姜铁山夫妇也给你制服了。”程灵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是为我的一分好心，胡大哥，我还是领你的情。”

胡斐望着她似乎弱不禁风的身子，心下好生惭愧：“她年纪还小我几岁，但这般智计百出，我枉然身负聪明，那里及得上她半分。”这时已明白其中道理，程灵素的蜡烛乃是用剧毒的药物制成，点燃之后，发出的毒气既无臭味，又无烟雾，因此连慕容景岳等三个使毒的大行家也随其术中而不自觉。自己若不贸然出手，那么姜铁山夫妇多闻了一会蜡烛的毒气，必定晕倒。但那时两人正夹攻程灵素，出手凌厉，只怕尚未晕倒，她已先受其害。

程灵素猜到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头

的衣服。”胡斐不明她的用意，但依言伸出食指，轻轻在她肩_上抚了一下，突然食指有如火炙，不禁全身都跳了起来。程灵素见他这一跳情形极是狼狈，格格一阵笑，说道：“他夫妇若是抓住我的衣服，那滋味便是这般了。”

胡斐将食指在空中摇了几摇，只觉炙痛未已，说道：“好家伙！你衣衫上放了什么毒药？这么厉害？”程灵素道：“这是赤蝎粉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胡斐伸食指在灯笼的火光下一看，只见手指上已起了一个个细泡，心想：“黑暗之中，幸亏我没碰到她的衣衫，否则那还了得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胡大哥，你别怪我叫你上当。我是要你_{知道}，下次碰到我这三个师兄师姐，当真要处处提防。你武功自然要比他们高明得太多，但你瞧瞧你的手掌。”

胡斐伸掌一看，不见有何异状，程灵素道：“你在灯笼前瞧瞧。”胡斐伸掌到灯笼之前，只见掌心隐隐似有一层黑气，心中一惊，道：“他……他们两人练过毒砂掌么？”程灵素淡淡的道：“毒手药王的弟子，岂有不练毒砂掌之理？”

胡斐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尊师无嗔大师，才是真正的毒手药王。他老人家去世了么？怎么你这几位师兄师妹如此无情无义？”

程灵素轻轻叹了口气，到大树上拔下银簪和透骨钉，将师父的两张字谕折好，放回怀中。这时第一张字谕上发光的字迹已隐没不见，只露出“知名不具”所写的那两行黑字。

胡斐道：“这字条是你写的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啊，师父那里有我大师兄手抄的药经。他的字我看得熟了。只是这几行字学得不好，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。他的书法还要俊俏得多。”胡斐武功虽强，但自幼无人教他读书，因此说到书

法什么，那是一窍不通，听她这么说，一句话也接不上去。

程灵素道：“师父的手谕向来是用三炼矾水所写，要在火上一烘，方始显现，我又用虎骨的骨髓描了一遍，黑暗之中便发闪光了。你瞧。”说着熄了灯火，纸笺上果然现出她师父手谕闪光字迹，待得点亮灯笼，闪光之字隐没，看到的只是程灵素所写的短筒，这短筒自是写在手谕的两行之间。因此同是一张纸笺，光亮时现短筒，黑暗中见字谕，说穿了毫不希奇。但慕容景岳等正自全神贯注，互相激斗，突见师父的手谕在树上显现，自不免要大吃一惊，而程灵素再手持蜡烛走出，一时之间，他们只想着师父所遗的那部《药王神篇》，纵然细心，也不会再防到她手中蜡烛会散发毒气了。

这些诡异之事一件件的揭开，胡斐恍然大悟，脸上流露出又明白了一件事的喜悦。

程灵素笑道：“你中了毒砂掌，怎么反而高兴了？”胡斐笑道：“你答允救我一命的，有药王的高足在此，我还担心些什么？”程灵素嫣然一笑，忽然鼓气一吹，又将灯笼吹灭了，只听她走到竹箩之旁，瑟瑟索索的发出一些轻微的响声，不知她在竹箩中拿些什么，过了一会，回来点燃了灯笼。

胡斐眼前斗然一亮，见她已换上了一套白衫蓝裤。程灵素笑道：“这衣衫上没有毒粉了，免得你提心吊胆，唯恐一个不小心，碰到了我的衣服。”胡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什么都想到了。我命纪是活在狗身上的，有你十成中一成聪明，那便好了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我学了使用毒药，整日便在思量打算，要怎么下毒，旁人才不知觉，又要防人反来下毒，挖空心思，便想这种事儿。咳，那及得上你心中海阔天空，自由自在？”

说着轻轻叹了口气，拉过胡斐的右手，用银簪在他每根手指上刺了一个小孔，然后双手两根大拇指自他掌心向手指挤迫，小孔中流出的血液，带有紫黑之色。她针刺的部位恰到好处，竟是不感痛楚，推挤黑血，手势又极是灵巧，过不多时，出来的血液渐变鲜红。

这时伏在地下的慕容景岳突然身子一动。胡斐道：“醒啦！”程灵素道：“不会醒的，至少还有三个时辰。”胡斐道：“刚才我把他挑了来，这人就象死了一般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僵是僵到了家，我的傻可也傻得到了家。”程灵素微笑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傻，那才叫不傻呢。”

隔了一会，胡斐道：“他们老是问什么《药王神篇》，那是一部药书，是不是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啊，这是我师父花了毕生心血所著的一部书。给你瞧瞧吧！”伸手入怀，取出了一个小小包袱，打开外面的布包，里面是一层油纸，油纸之内，才是一部六寸长、四寸宽的黄纸书。程灵素用银簪挑开书页，只见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蝇头小楷，不言可知，这书每一页上都染满剧毒，无知之人随手一翻，非倒大霉不可。

胡斐见她对自己推心置腹，什么重大的秘密也不隐瞒，心中自是喜欢，只是见了这部毒经心中发毛，似觉多瞧得几眼，连眼睛也会中毒，不自禁的露出畏缩之意。程灵素将药书包好，放回怀中，然后取出一个黄色小瓶，倒出一些紫色粉末，敷在胡斐手指的针孔上，在他手臂关节上推拿几下，那些粉末竟从针孔中吸了进去。

胡斐喜道：“大国手，这般的神乎其技，我从未见过。”程灵素笑道：“那算什么？你若见我师父给人开膛剖腹，接骨续肢的本事，那才叫神技呢。”胡斐悠然神往，道：“是

啊，尊师虽然擅于使毒，但想来也必擅于治病救人，否则怎能称得‘药王’二字？”

程灵素脸上现出喜容，道：“我师父若是听到你这几句话，他一定会喜欢你得紧，要说你是他的少年知己呢。咳，只可惜他老人家已不在了。”说着眼眶不自禁的红了。

胡斐道：“你那驼背师姐说你师父偏心，只管疼爱小徒弟，这话多半不假，我看也只你一人，才记着师父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我师父生平只收了四个徒儿，这四人给你一晚上都见到了。慕容景岳是我大师兄，姜铁山是二师兄，薛鹊是三师姐。师父本来不想再收徒儿了，但见我三位师兄师姐闹得太不象话，只怕他百年之后无人制得他们，三人为非作歹，更要肆无忌惮，害人不浅，因此到得晚年，又收了我这个幼徒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这三个师兄师姐本性原来也不坏，只为三师妹嫁了二师兄，大师兄和他俩结下深仇，三个人谁也不肯干休，弄到后来竟然难以收拾。”

胡斐点头道：“你大师兄也想要娶你三师妹，是不是？”程灵素道：“这些事过去很久了，我也不大明白。只知道大师哥本来是有师嫂的，三师姐喜欢大师哥，便把师嫂毒死。”胡斐“啊”的一声，只觉学会了下毒的功夫，实是害多利少，自然而然的会残忍起来。

程灵素又道：“大师哥一气之下，给三师姐服了一种毒药，害得她驼了背，跛了脚。二师兄暗中一直喜欢三师姐，她虽然残废，却并不嫌弃，便和她成了婚。也不知怎么，他们成婚之后，大师哥却又想念起三师姐的诸般好处来，竟然又去缠着她。我师父给他们三人弄得十分心烦，不管怎么开导教训，这三人反反复复，总是纠缠不清。倒是和二师兄为人比较正派，对妻子始终没有二心。他们在这洞庭湖边用生

铁铸了这座药王庄，庄外又种了血矮粟，原先本是为了防备大师哥纠缠，后来他夫妇俩在江湖上多结仇家，这药王庄又成了他们避仇之处了。”

胡斐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怪不得江湖上说到毒手药王时说法不同，有的说是个秀才相公，有的说是个粗豪大汉，有的说是个驼背女子，更有人说是个老和尚。”程灵素道：

“真正的毒手药王，其实也说不上是谁。我师父挺不喜欢这个名头。他说：‘我使用毒物，是为了治病救人，称我“毒王”，那是愧不敢当，上面再加“毒手”二字，难道无嗔老和尚是随便杀人的么？’只因我师父使用毒物出了名，我三位师兄师姐又使得太滥，有时不免误伤好人，因此‘毒手药王’这四个字，在江湖上名头弄得十分响亮。师父不许师兄师姐泄露各人身份姓名，这么一来，只要什么地方有了离奇的下毒案件，一切帐便都算在‘毒手药王’四字头上，你瞧冤不冤？”

胡斐道：“那你师父该当出头辩个明白啊。”程灵素叹道：“这种事也是辩不胜辩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将胡斐的五只手指推拿敷药完毕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咱们今晚还有两件事要办，若不是……”说到这里突然住口，微微一笑。

胡斐接口道：“若不是我不听话，这两件事就易办得很。现下不免要大费手脚。”

程灵素笑道：“你知道就好啦，走吧！”胡斐指着躺在地下的慕容景岳道：“又要请君入笋？”程灵素笑道：“劳您的大驾。”胡斐抓起慕容景岳背上衣服，将他放入竹笋，放在肩上挑起。

程灵素在前领路，却是向西南方而行，走了三里模样，

来到一座小屋之前，叫道：“王大叔，去吧！”屋门打开，出来一个汉子，全身黑漆漆的，挑着一副担子。胡斐心想：“又有奇事出来啦！”有了前车之鉴，那里还敢多问，当下紧紧跟在程灵素身后，当真不离开她身边三步。程灵素回眸一笑，意示嘉许。

那汉子跟随在二人之后，一言不发。程灵素折面向北，四更过后，到了药王庄外。

她从竹箩中取出三大丛兰花，分给胡斐和那汉子每人一丛，于是径越血矮粟而过，到了铁铸的圆屋外面，叫道：“二师兄，三师妹，开不开门？”连问三声，圆屋中寂无声息。

程灵素向那汉子点点头。那汉子放下担子，担子的一端是个风箱。他拉动风箱，烧红炭火，熔起铁来，敢情是个铁匠。胡斐看得太奇。又过片刻，只见那汉子将烧红的铁汁浇在圆屋之上，摸着屋上的缝隙，一条条的浇去，原来竟是 will 铁屋上启闭门窗的通路一一封住。姜铁山和薛鹊虽在屋中，想起忌惮程灵素厉害，竟然不敢出来阻挡。

程灵素见铁屋的缝隙已封了十之八九，这时屋中人无法突围而出，于是向胡斐招招手。两人向东越过血矮粟，向西北走了数十丈，只见遍地都是大岩石。程灵素口中数着脚步，北行几步，又向西几步，轻声道：“是了！”点了灯笼一照，只见两块大岩石之间有个碗口大小的洞穴，洞上又用一块岩石凌空搁着。程灵素低声道：“这是他们的通气孔。”取出那半截蜡烛点燃了，放在洞口，与胡斐站得远远地瞧着。

蜡烛点着后，散出极淡的轻烟，随着微风，袅袅从洞中钻了进去。

瞧了这般情景，胡斐对程灵素的手段更是敬畏，但想到铁屋中人给毒烟这么一熏，那里还有生路？不自禁的起了怜悯之念，心想：“这淡淡轻烟，本已极难知觉，便算及时发现，堵上气孔，最后还是要窒息而死，只差在死得迟早而已。难道我眼看着她干这种绝户灭门的毒辣行径，竟不加阻止么？”

只见程灵素取出一把小小团扇，轻扇烛火，蜡烛上冒出的轻烟尽数从岩孔中钻了进去，胡斐再也忍耐不住，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“灵姑娘，你那师兄师弟，与你当真有不可解的怨仇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没有呀。”胡斐道：“你师父传下遗命，要你清理门户，是不是？”程灵素道：“眼下还没到这个地步。”胡斐道：“那……那……”心中激动，不知如何措辞，一时说不下去了。

程灵素抬起头来，淡淡地道：“什么呵？瞧你急成这副样子！”胡斐定了定神道：“倘若你师哥师姐……并无非杀不可的过恶，还是给他们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啊，我师父也这么说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可惜你没见到我师父，否则你们一老一少，一定挺说得来。”口中说话，手上团扇仍是不住拨动。

胡斐搔了搔头，指着蜡烛道：“这毒烟……这毒烟不会致人死命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啊，原来咱们胡大哥在大发慈悲啦。我是要救人性命，不是在伤天害理。”说着转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，神色颇是妩媚。胡斐满脸通红，心想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，虽不懂喷放毒烟为何反是救人，心中却甚感舒畅。

程灵素伸出左手小指，用指甲在蜡烛上刻了一条浅印，道：“请你给我瞧着，别让风吹熄了，点到这条线上就熄了

蜡烛。”将团扇交给胡斐，站直身子，四下察看，倾听声息。胡斐学着她样，将烟扇入岩孔。

程灵素在十余丈外兜了个圈子，没见什么异状，坐在一块圆岩之上，说道：“今晚引狼来踏我花圃的，是二师兄的儿子，叫做小铁。”胡斐“啊”了一声。道：“他也在这下面么？”说着向岩孔中指了指。程灵素笑道：“是啊！咱们费这么大劲，便是去救他。先熏晕了师兄师姐，做起事来不会碍手碍脚。”胡斐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二师兄和三师姐有一家姓孟的对头，到了洞庭湖边已有半年，使尽心机，总是解不了铁屋外的血矮粟之毒，攻不进去。死在洞庭湖畔的那两个人，十九便是孟家的。我种的兰花，却是血矮粟的剋星，二师兄他们一直不知，直到你和钟爷身上带了兰花，不怕毒侵，他们这才警觉。”胡斐道：“是了，我和钟二哥来的时候，听到铁屋中有人惊叫，必是为此。”程灵素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血矮粟的毒性，本是无药可解，须得经常服食树上所结的粟子，才不受那树息的侵害。幸好血矮粟毒性虽然厉害，倒也不易为害人畜，因为只要有这么一棵树长着，周围数十步内寸草不生，虫蚁绝迹，一看便知。”胡斐道：“怪不得这铁屋周围连草根也没半条。我把两匹马的口都扎住了，还是避不了毒质，若不是你相赠兰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想起今晚的莽撞，不自禁暗暗惊心，心道：无怪江湖上一提到“毒手药王”便谈虎色变，钟二哥极力戒备，确非无因。

程灵素道：“我这兰花是新试出来的品种，总算承蒙不弃，没在半路上丢掉。”胡斐微笑道：“这花颜色娇艳，很是好看。”程灵素道：“幸亏这兰花好看，倘若不美，你便把它抛了，是不是？”胡斐一时不知所对，只说：“唔

“……唔……”心中在想：“倘若这兰花果真十分丑陋，我会不会仍然藏在身边？是否幸亏花美，这才救了我与钟二哥的性命？”

正在此时，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胡斐正自寻思，没举扇挡住蜡烛，烛火一闪，顿时熄了。胡斐轻轻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忙取出火摺，待要再点蜡烛，只听程灵素在黑暗中道：“算啦，也差不多够了。”胡斐听她语气中颇有的不悦之意，心想她叫我做什么事，我总是没做得妥贴，似乎一切全都漫不经心，歉然道：“真对不起，今晚不知怎的，我总是失魂落魄的。”程灵素默然不语。

胡斐道：“我正在想你这句话，没料到刚好有一阵风来。灵姑娘，我想过了，你送我这兰花之时，我全没知这是救命之物，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给的东西，我自会好好收着。”程灵素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恳切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在黑暗之中，两人相对坐着，过了一会，胡斐道：“我从小没爹没娘，难得有谁给我什么东西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啦，我也从小没爹没娘，还不是活得这么大了？”说着点燃了灯笼，说道：“走吧！”

胡斐偷眼瞧她脸色，似乎并没生气，当下不敢多问，跟随后。

两人回到铁屋之前，见那铁匠坐在地下吸烟。程灵素道：“王大叔，劳驾您凿开这条缝！”所指之处，正是适才她要铁匠焊上的缝凿开。程灵素道：“开门吧！”

那铁匠用铁锤东打打，西敲敲，倒转铁锤，用锤柄一撬，当的一声，一块大铁板落了下来，露出一个六尺高，三尺宽的门来。这铁匠对铁屋的构造似乎了如指掌，伸手在门边一拉，便有一座小小的铁梯伸出，从门上通向内进。

程灵素道：“咱们把兰花留在外面。”三人将身上插的一束兰花都抛在地下。程灵素正要跨步从小铁梯走进屋去，轻轻嗅了一下，道：“胡大哥，怎么你身上还有蓝花？别带进去。”胡斐应道：“噢！”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，打了开来，说道：“你鼻子真灵，我包在包裹你也知道。”

那布包中包着他的家传拳经刀谱，还有一些杂物，日间程灵素给他的那颗兰花也在其内，只是包了大半日，早已枯萎了。胡斐捡了出来，放在铁门板上。程灵素见他珍而重之的收藏着这棵兰花，知他刚才果然没说假话，很是喜欢，向他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没骗人！”胡斐一愣，心道：“我何必骗你？”程灵素指着铁屋的门道：“里面的人平时服食血粟惯了，这兰花正是剋星，他们抵受不住。”提起灯笼，踏步进内。胡斐和王铁匠跟着进去。

走完铁梯，是一条狭窄的甬道，转了两个弯，来到一个小小厅堂。只见墙上挂着书画对联，湘妃竹的桌椅，陈设甚是雅致。胡斐暗暗纳罕：“那姜铁山形貌粗鲁，居处却是这等的所在，倒象是到了秀才书生的家里。”程灵素毫不停留，一直走向后进。胡斐跟着她走进一间厨房模样的屋子，眼前所见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只见姜铁山和薛鹊倒在地下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当七心海棠所制蜡烛的轻烟从岩孔中透入之时，胡斐已料到定然有此情景，倒也不以为异，奇怪的是一只大铁镬盛满了热水，镬中竟坐着一个青年男子。这人赤裸着上身，镬中水气不断喷冒，看来这水虽非沸腾，却已甚热，说不定这人已活活煮死。

胡斐一个箭步抢上前去，待要将那人从镬中拉起，程灵

素道：“别动！你瞧他……瞧他身上还有没有衣服。”胡斐探首到镬中一看，道：“他穿着裤子。”程灵素脸上微微一红，点了点头，走近镬边，探了探那人鼻息，道：“你到灶下加些柴火！”

胡斐吓了一跳，向那人再望一眼，认出他便是引了狼群来残踏花圃之人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张大了口，壮健的胸脯微微起伏，果然未死，但显已晕去，失了知觉，问道：“他是小铁？他们的儿子？”程灵素道：“不错，我师哥师妹想熬出他身上的毒质，但没有七心海棠的花粉，总是治不好。”胡斐这才放心，见灶中火势微弱，于是加了一根硬柴，生怕水煮得太热，小铁抵受不住，不敢多加。程灵素笑道：“多加几根，煮不熟，煨不烂的。”胡斐依言，又拿两条硬柴塞入灶中。

程灵素伸手入镬，探了探水的冷热，从怀中摸出一个小药瓶，倒出些黄色粉末，塞在姜铁山和薛鹊鼻中。

稍等片刻，两人先后打了个喷嚏，睁眼醒转，只见程灵素手中拿着一只水瓢，从镬中挹了一瓢热水倒去，再从水缸中挹了一瓢冷水加在镬中。夫妇俩对望了一眼，初醒时那又惊又怒的神色立时转为喜色，知道她既肯出手相救，独生爱子便是死里逃生。两人站起身来，默默不语，心中各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爱子明明是中了她的毒手，此刻她却又来相救，向她道谢是犯不着，但是她如不救，儿子又活不成，再说，她不过是小师妹，自己儿子的年纪还大过她，那知师父偏心，传给她的本领远胜过自己夫妇，接连受她克制，竟是缚手缚脚，没半点还手的余地。

程灵素一见水汽略盛，便挹去一瓢热水，加添一瓢冷水，使姜小铁身上的毒质逐步熬出，熬了一会，她忽向王铁匠道：“再不动手，便报不了仇啦！”王铁匠道：“是！”

在灶边拾起一段硬柴，夹头夹脑便向姜铁山打去。

姜铁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一把抓住硬柴，待要还手。薛鹊道：“铁山，咱们今日有求于师妹，这几下也挨不起么？”姜铁山一呆，怒道：“好！”松手放开了硬柴。王铁匠一柴打了下去，姜铁山既不闪避，也不招架，挺着头让他猛击一记。王铁匠骂道：“你抢老子的田地，逼老子给你铸造铁屋，还打得老子断了三根肋骨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狗娘养的，想不到也有今日。”骂一句，便用硬柴猛击一下。他打了几十年铁，虽然不会武功，但右臂的打击之力何等刚猛，打得几下，硬柴便断了。

姜铁山始终不还手，咬着牙任他殴打。

胡斐从那王铁匠的骂声听来，知他曾受姜铁山夫妇极大的欺压，今日程灵素伸张公道，让他出了这口恶气，倒也是大快人心之举。王铁匠打断了三根硬柴，见姜铁山满脸是血，却咬着牙齿一声不哼，他是个良善之人，觉得气也出了，虽然当年自己受他父子殴打远惨于此，但也不为己甚，将硬柴往地下一抛，向程灵素抱拳道：“程姑娘，今日你替我出了这口气，小人难以报答。”程灵素道：“王大叔不必多礼。”转头向薛鹊道：“三师妹，你们把田地还了王大叔，冲着小妹的面子，以后也别找他报仇，好不好？”薛鹊低沉嗓子道：“我们这辈子永不踏进湖南省境了。再说，这种人也教我们念念不忘。”程灵素道：“好，就是这样。王大叔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”

王铁匠满脸喜色，拾起折在地下的半截硬柴，心道：“你这恶霸当年打得老子多惨！这半截带血硬柴，老子是要当宝贝一般的藏起来了。”又向程灵素和胡斐行了一礼，转